



文学课
大家

格非
卷

格非 编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格 非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锋文学代表作家之一。曾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4年老舍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望春风》等，中篇小说《褐色鸟群》《隐身衣》等，文学论著《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文学的邀约》等。

大家

文学课

格非
卷

格非
编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家文学课·格非卷 / 格非编著. — 济南: 山东
文艺出版社, 2022. 1

ISBN 978 - 7 - 5329 - 6339 - 3

I. ①大… II. ①格…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欣赏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041204 号

大家文学课·格非卷

DAJIA WENXUE KE GEFEI JUAN

格非 编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 (总编室)
0531 - 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1 插页/2
字 数 490 千
版 次 202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6339 - 3
定 价 9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弁言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张清华先生策划并主持“大家文学课”项目，构想颇多新意。承蒙他的信任，我亦获邀参与其中。本来，将自己读过的作品和文章选出一部分，略加评述，编订成书，以供文学爱好者参考，确实也是从教多年的文学教师理应承担的工作。因上学期清华的课程繁重，杂事丛集，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仔细甄选、权衡篇目，便于去年七月的一个周末，约请助手褚云侠女士来研究室，推敲编选方案。所以，现在读者所看到的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目，都是在那天下午差不多三个小时的时间中商量并决定的。我们这样做，也不光是为了图省事。还因为，我和云侠女士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当我们在回忆自己读过的书，遴选不同体裁的文章篇目时，首先跃入脑中的作品，往往就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作品。或者说，直觉通常就是最好的路标。

褚云侠女士是张清华先生的高足，学养丰厚，敏锐而有耐心。她的介入，使这件枯燥的工作变得既轻松又令人愉快。她不仅承担了全部的文字录入和校对工作，也对具体篇目的审定，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按理说，这本书应该我们两个人共同署名，才更为合理。

既然是文学课，我们在本书中所挑选的作品和文章，便大多是那些在文学史、思想史上早有定评的文本。不过，因编选体例中“本己篇”的存在，在这本书的最后，照例要编入一部分自己的作品。让自己的作品附骥于那些令人敬仰的文学巨匠和学术大师之后，确有唐突和不伦不类之感，这是我在编选过程中始终感到惶愧不安的地方。

格非

2018年1月7日于清华大学胜因院

目 录

第一辑 叙事·虚构 / 1

李娃传·····	3
小翠·····	8
在酒楼上·····	12
伊凡·伊里奇之死·····	20
死者·····	64
志贺直哉小说两篇·····	102
老人·····	102
学徒的菩萨·····	105
好人难寻·····	113
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129

第二辑 叙事·非虚构 / 145

重耳之亡·····	147
魏其武安侯列传·····	151
祭侄季明文·····	156
祭小侄女寄寄文·····	157

安重海	158
我的第一个师父	163
变形记（节选）	168
日神和达佛涅的故事	168
朱庇特、朱诺和伊俄的故事	170
奥德赛（节选）	175

第三辑 述志·抒情 / 193

诗经选篇	195
卷耳	195
黍离	195
蒹葭	196
采芣	197
古诗十九首选篇	198
行行重行行	198
青青陵上柏	199
西北有高楼	199
涉江采芙蓉	199
杜甫诗选	200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200
秋兴八首	202
后赤壁赋	204
卞之琳诗歌	206
尺八	206
音尘	207
旧元夜遐思	207
古镇的梦	208
萧红墓畔口占	209
窗	210
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211

也许有一天清晨	217
博尔赫斯诗两首	218
镜子	218
雨	221

第四辑 议理·阐述 / 223

中庸（节选）	225
齐物论	227
声无哀乐论	232
太极图说解	240
答顾东桥书	246
沉思录（节选）	259
论孤独与悲哀	262

第五辑 戏剧 / 267

裴少俊墙头马上	269
瞎了一只眼	283
天鹅之歌	293
物理学家	301

第六辑 杂篇 / 355

获麟解	357
唐狄梁公碑	358
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361
原君	365
辟韩	367
论流行音乐	370
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	382

第七辑 本己篇 / 401

迷舟	403
相遇	421
初恋	449
戒指花	454
蒙娜丽莎的微笑	466

第一輯 叙事·虚构

李娃传

〔唐〕白行简

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

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俊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

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丐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生自尔意若有失，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以讯之。友曰：“此狭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对曰：“李氏颇贍。前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谐，虽百万，何惜。”

他日，乃洁其衣服，盛宾从，而往扣其门。俄有侍儿启扇。生曰：“此谁之第耶？”侍儿不答，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娃大悦曰：“尔姑止之。吾当整妆易服而出。”生闻之私喜。乃引至萧墙间，见一姥垂白上髻，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词曰：“闻兹地有隙院，愿税以居，信乎？”姥曰：“惧其浅陋湫隘，不足以辱长者所处，安敢言直耶。”延生于迟宾之馆，馆宇甚丽。与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娇小，技艺薄劣，欣见宾客，愿将见之。”乃命娃

出。明眸皓腕，举步艳冶。生遽惊起，莫敢仰视。与之拜毕，叙寒燠，触类妍媚，目所未睹。复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洁。

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生给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娃曰：“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双缣，请以备一宵之饌。娃笑而止曰：“宾主之仪，且不然也。今夕之费，愿以贫窶之家随其粗粝以进之。其余以俟他辰。”固辞，终不许。

俄徙坐西堂，帷幕帘榻，焕然夺目；妆奁衾枕，亦皆侈丽。乃张烛进饌，品味甚盛。撤饌，姥起。生娃谈话方切，诙谐调笑，无所不至。生曰：“前偶过卿门，遇卿适在屏间。厥后心常勤念，虽寝与食，未尝或舍。”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来，非直求居而已，愿偿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终，姥至，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阶，拜而谢之曰：“愿以己为厮养。”姥遂目之为郎，饮酣而散。及旦，尽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迹戢身，不复与亲知相闻。日会倡优侪类，狎戏游宴。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童。

岁余，资财仆马荡然。迺来姥意渐怠，娃情弥笃。他日，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计，大喜。乃质衣于肆，以备牢醴，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信宿而返。策驴而后，至里北门，娃谓生曰：“此东转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将憩而觐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逾百步，果见一车门。窥其际，甚弘敞。其青衣自车后止之曰：“至矣。”生下。适有一人出访曰：“谁？”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姬至，年可四十余，与生相迎，曰：“吾甥来否？”娃下车，姬逆访之曰：“何久疏绝？”相视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见，遂偕入西戟门偏院。中有山亭，竹树葱蒨，池榭幽绝。生谓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语对。俄献茶果，甚珍奇。

食顷，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驰至，曰：“姥遇暴疾颇甚，殆不识人。宜速归。”娃谓姨曰：“方寸乱矣！某骑而前去，当令返乘，便与郎偕来。”生拟随之。其姨与侍儿偶语，以手挥之，令生止于户外，曰：“姥且歿矣，当与某议

丧事以济其急。奈何遽相随而去？”乃止，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无复命，何也？郎骤往视之，某当继至。”生遂往，至旧宅，门扃钥甚密，以泥缄之。生大骇，诘其邻人。邻人曰：“李本税此而居，约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征“徙何处？”曰：“不详其所。”生将驰赴宣阳，以诘其姨，日已晚矣，计程不能达。乃弛其装服，质馔而食，赁榻而寝。生恚怒方甚，自昏达旦，目不交睫。

质明，乃策蹇而去。既至，连扣其扉，食顷无人应。生大呼数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访之：“姨氏在乎？”曰：“无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访其谁氏之第。曰：“此崔尚书宅。昨者有一人税此院，云迟中表之远至者。未暮去矣。”

生惶惑发狂，罔知所措，因返访布政旧邸。邸主哀而进膳。生怨懣，绝食三日，遣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纛帷，获其直以自给。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輿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醮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輦輿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翬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歔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测也。

先是，天子方下诏，俾外方之牧，岁一至阙下，谓之入计。时也适遇生之父在京师，与同列者易服章窃往观焉。有老竖，即生乳母媵也，见生之举

措辞气，将认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惊而诘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奚至是耶？”言讫，亦泣。及归，竖间驰往，访于同党曰：“向歌者谁？若斯之妙欤？”皆曰：“某氏之子。”征其名，且易之矣。竖凛然大惊。徐往，迫而察之。生见竖色动，回翔将匿于众中。竖遂持其袂曰：“岂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载以归。

至其室，父责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其师命相狎昵者阴随之，归告同党，共加伤叹。令二人赍苇席瘞焉。至，则心下微温。举之，良久，气稍通。因共荷而归，以苇筒灌勺饮，经宿乃活。月余，手足不能自举。其楚挞之处皆溃烂，秽甚。同辈患之。一夕，弃于道周。行路咸伤之，往往投其余食，得以充肠。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结，褴褛如悬鹑。持一破瓿，巡于闾里，以乞食为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粪壤窟室，昼则周游麀肆。

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恻。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厉，殆非人状。娃意感焉，乃谓曰：“岂非某郎也？”生愤懣绝倒，口不能言，颌颐而已。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恻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绝而复苏。姥大骇，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当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令其矢志，不得齿于人伦。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蹶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况欺天负人，鬼神不佑，无自贻其殃也。某为老子，迨今有二十岁矣。计其贖，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余，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当与此子别卜所诣。所诣非遥，晨昏得以温清。某愿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

给姥之余，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税一隙院。乃与生沐浴，易其衣服；为汤粥，通其肠；次以酥乳润其脏。旬余，方荐水陆之饌。头巾履袜，皆取珍

异者衣之。未数月，肌肤稍腴；卒岁，平愈如初。异时，娃谓生曰：“体已康矣，志已壮矣，渊思寂虑，默想曩昔之艺业，可温习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俾夜作昼，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谕之缀诗赋。

二岁而业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生谓娃曰：“可策名试艺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战。”更一年，曰：“可行矣。”于是遂一上登甲科，声振礼闱。虽前辈见其文，罔不敛衽敬羨，愿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获擢一科第，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秽迹鄙，不侔于他士。当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连衡多士，争霸群英。”生由是益自勤苦，声价弥甚。

其年，遇大比，诏征四方之俊。生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将之官，娃谓生曰：“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黜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生泣曰：“子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娃固辞不从，生勤请弥恳。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剑门，当令我回。”生许诺。

月余，至剑门。未及发而除书至，生父由常州诏入，拜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谒于邮亭。父不敢认，见其祖父官讳，方大惊，命登阶，抚背恸哭移时，曰：“吾与尔父子如初。”因诘其由，具陈其本末。大奇之，诘娃安在。曰：“送某至此，当令复还。”父曰：“不可。”翌日，命驾与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娃既备礼，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向后数岁，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灵芝产于倚庐，一穗三秀。本道上闻。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甍。天子异之，宠锡加等。终制，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

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

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

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

选自《唐宋传奇集全译》，鲁迅校录，曹光甫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编选理由：

唐传奇的出现，使得中国的叙事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情节铺排和发展来看，《李娃传》虽仍带有浓郁的民间传奇的故事特征，但总体而言已属相对成形的文人创作。鲁迅先生将它看成文人有意写小说的开端，是很有道理的。《李娃传》文辞华丽，叙事婉转，结构整饬，人物传神，为唐传奇的代表作。

小 翠

〔清〕蒲松龄

王太常，越人。总角时，昼卧榻上。忽阴晦，巨霆暴作。一物大于猫，来伏身下，展转不离。移时晴霁，物即径出。视之，非猫，始怖，隔房呼兄。兄闻喜曰：“弟必大贵，此狐来避雷霆劫也。”后果少年登进士，以县令入为侍御。生一子名元丰，绝痴，十六岁不能知牝牡，因而乡党无与为婚。王忧之。适有妇人率少女登门，自请为妇。视其女，嫣然展笑，真仙品也。喜问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矣。”与议聘金。曰：“是从我糠覈不得饱，一旦置身广厦，役婢仆，厌膏粱，彼意适，我愿慰矣，岂卖菜也而索直乎！”夫人大悦，优厚之。妇即命女拜王及夫人，嘱曰：“此尔翁姑，